

# 你「名」得過金庸嗎？

我上文一步一步簡介與小查詩人的交往，紀念人生中一位很重要的忘年交、君子交，既為往自己的臉上貼金，亦要預防有人假冒很是讀得懂金庸小說而在江湖上招搖撞騙。

過去有些人給我批評得透不過氣，無可辯解，卻又要安撫自家的狐朋狗黨、蝦兵蟹將，便散播謠言，說這個潘國森只不過為了「上位」而批評「名人」。有讀者來信問一個被我批評得「體無完膚」的輕薄兒是不是我的朋友。我稍為解釋事件的來龍去脈，那位讀者自告奮勇要為我在江湖上澄清，我又怎能與佢徒一般見識？自然要拒絕了。

試問地球上所有中國人的社會之中，還有哪位作家文士「名」得過小查詩人？假使我要像城狐鼠輩那樣幹所謂「上什麼位」的無聊事，三十年前公刊刊行《金庸作品集勘誤》豈不省事？只要附加詳解而又盡用教訓和嘲諷的筆法數落小查詩人，就可以贏得他所有隱性仇家一致擁護了！潘國森還有必要批評你們這種「名人」嗎？笑話！

當年我查找金庸小說的各種錯誤，無非是小讀者不願見到心愛的小說有任何不必要的錯漏而已。今天互聯網讓資訊廣泛流通，大家都知道《哈利波特》讀者群將小說中的犯駁情節臚列共享，甚至架設網站保留記錄，舉世「哈迷」與區區在下「金迷」潘國森如此作為，性質相同。

我當然不會因為找到金庸小說入面有錯誤便如獲至寶、沾沾自喜，更沒有必要在江湖上宣揚。畢竟說到底，我精讀金庸小說四十多年以來，真的有許多得益，豈能忘恩負義？我做了勘誤，直接交給作者，並無所求，只希望金庸作

品集將來更美好。一九九六年一會，小查詩人問我再要《金庸作品集勘誤》。十年過去，學問見識稍有長進，發現上世紀八十年代版《金庸作品集勘誤》有個別條目其實小查詩人沒有錯，只是我讀書不多而誤以為出錯，此時都一一剔除。這最後版再送一次，後來原件的手稿和電腦存檔都丟失了。

得到二十一世紀的「新三版」刊完了，有老讀者不滿某些句子改了，我一看便認得是小查聽我的意見所改。後來估計不會再有第四版，才將第三版仍未處理的罅漏檢出來，結集為《修理金庸》。這書下筆雖然間亦有開玩笑，但是整體措詞仍是客客氣氣的。我歷來指出小查詩人任何不是，全都是「喜笑之批評」，也只有潘國森這樣級數的讀者，才有本事找得出這麼多瑕疵出來。

過去我批評許多其他人則完全不是那一回事。通常是作者學力未逮而言論在社會上已造成不良影響，甚至是存心行騙的，都一律點名開罵。

近日有輕薄兒偽裝很懂金庸小說，胡言亂語、蠱惑觀者，互聯網上許多金庸迷都很不滿兼不齒，因懷念故友而解說一下我「修理」金庸跟「修理」別人的天淵之別，也算是多謝當年那位自動請纓要幫我開謔的讀者。從今以後，各位朋友在江湖上見到誰在譏刺潘國森「批評名人博上位」，只需要代為回敬一句：「你算是什麼名人？你名得過金庸嗎？」

(寫小說的金庸與我·之七)



# 忘了你是誰

我九十三歲的家姑最近經常探首窗外望兒歸，嘴裡總是喃喃自語道：「怎麼么兒還未回家？天晚了是時候歸家喲！」和她同住的次子憂心不已，因為她的么兒已逝世近十年。看來她的失智症愈來愈嚴重，已開始淡忘目前情況，記憶退至么兒仍在生的年代。我們可以做的是珍惜和她相處的時間。

讀過一位傳媒管理人的專欄文章，講述自己母親在離世前多年患上失智症，把近的事情逐漸遺忘，記憶一直往後退，縱使他已是個中年人，母親只記得他年幼時的事跡，記憶中的他是個頑皮的小學生。看到母親，他悲傷原來他真的會有一天成為母親眼中的陌生人，母子情將在她腦袋內消失殆盡。

就如龍應台寫的《地久天長：給美君的信》，是她警覺母親患上失智症，已經認不出她來的時候，返老家陪伴母親走人生最後一段日子寫了十九封信給母親，講述母女情。

最令人惋惜的當然是高錕博士，連自己的偉大發明也忘記得一乾二淨。

傳媒管理人和龍應台的結論都是，在父母仍健康之時，好好珍惜和他們相處，尤其是在他們仍知道你是誰的日子。據二零一七年國際失智症協會數據，該年新增一千萬名案例，平均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預計至二零五零年全球失智症人數將高達一億三千多萬。

人的腦袋原來都會如電腦當機那樣，資料一下子沒有了，再找不回，未喝黃婆水，經已沒了今世的記憶！這時候人的心態會是怎樣？在珍惜和父母相親相愛的時光，我也害怕有天也會忘了自己是誰，眼前的任何人是誰，到時會是如何的迷惘失落和害怕？

我想：應該開始要為自己的平生整理一份資料，圖文並茂，幫助自己知道個人的身世。還要重新開始寫日記，待老來失智時，看着厚厚的日記，不會像看小說般，而是知道主角是自己，和誰走過不平凡的路。

(更正：編輯按：上周一此文附圖應是大芬美術館，錯將機管局圖片配上，特此致歉。)

# 再見，HMV

香港的HMV再一次宣告全面清盤了，距離上次宣告破產，堅持了五年。這一次，不知是不是還能有白武士再次挺身而出，但即便有了，又能再堅持幾年呢？望外面的世界，這是個沒有HMV活潑的年代。

小狸不是個樂迷，但HMV每次宣告清盤都會讓小狸特別哀傷，這一次比上一次更甚，因為知道在所謂的滾滾歷史車輪之下，那些落伍但卻美好的事物是怎麼也留不住了，就如同車輪碾過的一朵路邊脆弱的花。

HMV，唱片時代的Icon，1921年於倫敦開業，原本生產留聲機，後來改為唱片零售。在將近一個世紀的時間裡，HMV的分店開到了全世界，鼎盛時期全球分店多達320家，形成了盛極一時的HMV帝國。2013年，受到互聯網影音重創，HMV申請破產，所幸多位白武士介入，分別接管了包括香港在內的各地業務，才讓門店不至於全軍覆沒。

說到香港的HMV，那是港人的集體回憶。上世紀八十年代，香港的唱片業領先國際十年進入鼎盛期，僅1989年就獲得25億收入。1994年，HMV登錄香港，首間分店落戶銅鑼灣。之後，HMV進入黃金時代，在寸土寸金的香港、在尖沙咀最核心地帶開了一間坐擁五層樓的分店，一度成為全港最大門店。鼎盛時的HMV，不僅唱片賣得火，還發佈排行榜，更是貴客雲集，從國際大牌到本地明星，都在HMV辦過簽售會。

小狸2004年到港，有幸沉溺過各間HMV分店，其中銅鑼灣和尖沙咀兩家流連最多。不是樂迷，但是也實在懷念

一個耳機一個耳機聽過去的愜意下午。小小影迷，更是忘不了一遍遍刷店收集導演剪輯版碟片的年輕日子。其實，大多香港人都有過和HMV的故事，充滿溫馨。但溫馨最終只能留在回憶裡，現實中的HMV最近這些年愈來愈窘迫。店面愈縮愈小，儘管仍在努力保持高級的品味，但被迫為迎合潮流而做的改變着實讓人心酸——比如愈來愈少的碟片和愈來愈多的周邊。但即便如此，仍然沒能逃脫被擠壓的命運，兩年間HMV虧損4,700萬，收入同比跌幅高達41%。HMV對外的嘆息中，提到airpod，說因為airpod而使他們耳機賣得不好。但真的僅僅是airpod嗎？

看到一位年輕小朋友的帖子，在憂慮「快消時代」的音樂。才驚覺現在年輕人聽音樂的潮流方式已經不僅僅是帶着airpod聽着包月的串流歌單那麼簡單了。他們現在習慣刷抖音聽歌，而刷抖音聽歌的特點是——只聽高潮的副歌段。小朋友在帖子裡說：「自己去音樂軟件搜了這些歌，沒有了聽副歌的那種樂趣。長達3-4分鐘的歌曲聽完，所得到的快感並沒幾十秒的副歌來得刺激。可能是快消文件帶來的快消樂趣吧，沒有耐心地堅持這麼久地聽歌了。」

從戲曲到流行歌曲，從抒情慢歌到Rap，雖然知道人們愈來愈追求快感，但當領悟到現代年輕人追求快感已經到只聽副歌的方式時，小狸還是深深地被震驚了。回頭看一看HMV，莫怪airpod了，真的和他無關。這個時代的關鍵詞是快速、便宜、爽，品質無所關，而HMV的屬性恰恰都是相反。嘆一口氣，為HMV，更為這個時代。



# 團聚

聖誕前三日便是農曆節氣「冬至」日，所謂冬至正是北半球各地正午太陽高度最低的一天，冬至後白天慢慢變長了。

俗語有云「冬至大過年」，家家戶戶在冬至這一晚與家人團聚晚飯親子樂，樂融融。在內地，有些地方還有在冬至拜祭活動，懷念表孝思。

每年歲晚，又到香港廠商會舉辦之工展會開幕。維多利亞公園工展會場地人山人海，旺丁又旺財。今年加上港珠澳大橋及高鐵香港段通車，多了來自遠方的內地同胞來港遊玩及參觀工展會購物，真是熱鬧。其實，工展會辦得如此成功，大受歡迎，皆因貨真價實的香港出品，又平又靚又正斗，又遇上歲晚購物旺季，正是主婦辦年貨之時，旺上加旺。日前，遇上南北行之歡伯，思旋好生奇怪問歡伯：最近海味貨銷路怎麼樣？謙謙君子的歡伯和顏悅色地細說：「老實說，近來股市樓市都遇上低潮，財富效應下，市民的消费意慾及能力都減低了。業界也靈活因應市道而作出銷售策略變更，把售價貼地，適應市民的購買能力。特別是海味等高級貨品，更是講求貨真價實，以招徠貴客。」

其實，各行各業的掌舵人，也會因市就價，調整銷售策略，以套現金，尤其是年晚錢緊的時候。一連多月本港樓市指數下調，意味著樓市可能出現風險的時刻，買家都在思量入市不在此時，而賣家則在考慮如何扭盡六壬吸引買家以達銷售目的。最慘的是二手賣主，不知將樓房賣呢？還是租出去？正是十五個水桶，七上八落，不知如何是好。

事實上，有一資深的發展商在觀塘有一大新盤，周前減價促銷，所定底價的而且確比昔日平多了。果然，首日出售時出現久未見過的大龍籠。放眼看來，青春買家佔多數，所謂剛性需求還是潛在的，彰顯了香港父母對子女的愛護之心，很有本港社會特色。部分接受訪問的買家坦言，不是為自己所買的，而是趁低購買給兒女住的。這個樓盤首批迅速售去，套回巨額資金後，發展商再勢推出時已適量增價，以獲取更大的回報。

# 黃葉的思悟

濟南四里山的黃葉，自古聞名。山上的黃櫨，山下的銀杏，一到秋末冬初，便及時地改換容顏，由綠變黃，展現出本真的大美；繼而應着朔風的呼喚，紛紛飄落，奔向靈魂的故鄉……

有幸住在四里山附近，有機會常去登山。每到黃葉爛漫時，我便邀友或獨行，上山觀賞黃葉。個中美感佳趣，令我欣悅異常，心靈也為之震撼。

觀賞黃葉適宜在明麗的晴日。此時來到山前，但見晴空高陽之下，寬闊的銀杏林帶沿山伸展，樹樹黃葉連綿成片，飛彩耀金，如同震雲輕浮，黃龍蜿蜒。近看，每棵銀杏樹上金葉紛披，輝煌燦爛。那一張張圓圓的葉片，彷彿是無聲的小精靈，太陽的剪影，天使的笑臉。那濃烈的黃色，不止是陽光所聚，重霜所染，更凝結了時光輪迴中一個完整片段：清風明月，陰晴冷暖，迷霧細雨，冰雹雷電……每個觀賞的人，都可以從中領略到美的深邃和厚重，也會情不自禁地想起古人那些詠讚黃葉的佳句：「四面寒雲煙樹晚，一林黃葉寺門開。」「晚趁寒潮渡江去，滿林黃葉雁聲多。」「數聽清磬不知處，山鳥晚啼黃葉中。」「丹楓江冷人初去，黃葉聲多酒不辭」……諸如此類，林林總總，都多角度地寫出了黃葉的風姿綽約和美麗可愛。而最值稱道的，是清初著名詩人王彥的詠黃詩句。

這位濟南老鄉，特別熱愛家鄉，尤其熱愛四里山的黃葉。為了能跟黃葉「親密接觸」，他曾結廬四里山的黃葉林中，跟黃葉朝夕相處，寫出《秋後赤霞山莊感懷》、《南園》等詠黃葉的詩文。在他死後，後人也按照他的遺願，埋骨四里山下，伴着黃葉長眠。他的「黃葉下時牛背晚，青山缺處酒人行」；「亂泉聲裡誰隱居，黃葉林間自著書」等名句，既寫出了四里山的黃葉之美，也寫出了他對黃葉的摯愛之情，其意境之優美，詞句之新穎，

情愫之高潔，都十分少見，讓另一位濟南籍大詩人、一代詩宗王漁洋見了，為之傾倒，對他的黃葉詩大加讚賞，並贈給他「王黃葉」的美名。王彥的黃葉詩經王漁洋品題，便風行一時。而兩位大詩人因黃葉結成的深厚友誼，從此也傳為佳話。

晴日裡的黃葉固然美麗，而風中的黃葉也別具風采。此時觀賞黃葉，會進一步加深對它的了解。看吧，颯颯西風裡，無數黃葉坦然辭別母體，如同一隻隻黃色的蝴蝶，隨風飄舞。它們向空中，飄向原野；飄向遠方，飄向往昔，也飄向人們的記憶深處，使人不由地想起，那些與黃葉有關的故事……就說唐代大詩人李白吧，他仗劍天下，遊歷四方，身在異鄉，孤獨寂寞。當他見到在秋風中飄零的黃葉時，頗為感傷，便把自己的命運跟黃葉緊密聯繫在一起，長嘆道：「落葉別樹，飄零隨風。客無所依，悲與此同。」風中的落葉飄零無依，而自己的命運也像這落葉一般飄泊不定，命途多舛。飄落的黃葉，更增添了他的悲愁。

當然，黃葉帶給人的並不只是消極悲觀，它也能給人積極向上的力量。在法國就流傳着這樣一則動人的黃葉故事：在一群窮困落魄的藝術家居住的大樓裡，住着一位飽受貧窮、失戀和病痛折磨的年輕女畫家。這年深秋，她病倒了。在百無聊賴中，她每天看着窗外對面牆上一棵常青藤上的葉子，在不斷地由綠變黃和隨風飄落，於是聯想到自己命運也跟這枯黃飄落的葉子一樣，朝不保夕……最後樹上只剩下搖搖欲墜的一片黃葉。她便想，也許用不了一兩天，這一片葉子就會被風吹掉，而自己恐怕也難以度過這個秋天……這天晚上，風雨大作。

第二天，女畫家再看對面牆上時，發現那片黃葉依然傲風凌寒，堅守在藤上。它的頑強的生命力給了女畫家以很大鼓舞，激勵她勇敢地活下去！果然，奇跡出現

# 有質素的紀念展具意義

到了2018年年底，今年發生的大事很多，令人記憶深刻的活動是慶祝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的特別多，無論政商界文化藝術界，各行各業的相關圖片展覽，創意展覽都令人目不暇給，這是中國偉大的變革，中國歷史性節點，隆重紀念慶祝很正常。

以前總抗拒一些什麼紀念活動，可能年紀漸長開始明白一些深層的意義，發現只要不是形式主義去做，搞有內涵的紀念展其實是很有意義的，最明顯是教育年輕一代，告訴他們今天成果得來不易，知道多少前人付出多少血汗，要懂得感恩和珍惜目前的幸福！同時喚起老一輩的集體回憶，因有些人和事隨着歲月的流逝而被遺忘。大家都需要精神食糧的，慶典展覽活動令社會氣氛也好些，和諧些！

香港也有不少相關展覽，不過香港的學生往往因功課太忙沒時間去看，只有小部分人去。可惜是許多學校又沒有把握機會，組織同學參觀，當課外活動。這是很好的生動的公民教育，歷史常識教育，文化藝術教育，別人已幫你製造了好的素材，你不用就太傻太浪費。

就算青年及中年一輩，因為生活逼人忙工作也忽略了許多應該知的常識，可以靠這些活動補課，例如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項目你數得出嗎？曾看過一篇報道：在北京文化和旅遊部於恭王府博物館舉行的2018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展示保護基地系列活動「口傳心授——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展示月」，從中清晰知道《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的項目包括：粵劇、涼茶、長洲太平清醮、大澳端午龍舟遊涌、香港潮人盂蘭勝會、中秋節——大坑舞火籠、古琴藝術（斲琴技藝）、全真道堂科儀音樂、西貢坑口客家舞麒麟、黃大仙信俗、南音、宗族春秋二祭、香港天后誕、中秋節——薄扶林舞火籠、正一道教儀式傳統、食盆、港式奶茶製作技藝、紫作技藝、香港中式長衫和褶裙製作技藝、戲棚搭建技藝等20個獲納入。你會不會自言自語說：「吓，呢樣都係咩？」我就會。哈哈！

還有今年原來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100周年、抗戰勝利73周年，忽然感觸那麼慘痛的戰爭其實發生在100年前而已，其實距離今天不是太遠呀，如果是長壽之人，有生之年是經歷二大戰火洗禮，苦難，最終享受到的幸福生活只是短暫數年，所以生在太平盛世的人敬老尊賢是必須要做的，因你是享受前人的付出，和要明白凡事都要先付出才有收穫，年紀輕輕不要以追求享受為目標。前人種樹後人乘涼是人生定律，問題是你今生種樹沒有？種了什麼樹？

# 網人網事

狸美美

香港HMV再宣告全面清盤了，距離上次宣告破產，堅持了五年。這一次，不知是不是還能有白武士再次挺身而出，但即便有了，又能再堅持幾年呢？望外面的世界，這是個沒有HMV活潑的年代。

小狸不是個樂迷，但HMV每次宣告清盤都會讓小狸特別哀傷，這一次比上一次更甚，因為知道在所謂的滾滾歷史車輪之下，那些落伍但卻美好的事物是怎麼也留不住了，就如同車輪碾過的一朵路邊脆弱的花。

HMV，唱片時代的Icon，1921年於倫敦開業，原本生產留聲機，後來改為唱片零售。在將近一個世紀的時間裡，HMV的分店開到了全世界，鼎盛時期全球分店多達320家，形成了盛極一時的HMV帝國。2013年，受到互聯網影音重創，HMV申請破產，所幸多位白武士介入，分別接管了包括香港在內的各地業務，才讓門店不至於全軍覆沒。

說到香港的HMV，那是港人的集體回憶。上世紀八十年代，香港的唱片業領先國際十年進入鼎盛期，僅1989年就獲得25億收入。1994年，HMV登錄香港，首間分店落戶銅鑼灣。之後，HMV進入黃金時代，在寸土寸金的香港、在尖沙咀最核心地帶開了一間坐擁五層樓的分店，一度成為全港最大門店。鼎盛時的HMV，不僅唱片賣得火，還發佈排行榜，更是貴客雲集，從國際大牌到本地明星，都在HMV辦過簽售會。

小狸2004年到港，有幸沉溺過各間HMV分店，其中銅鑼灣和尖沙咀兩家流連最多。不是樂迷，但是也實在懷念

# 漠河出了個遲子建

陶然

漠河？早就聽說過，中國最北的地方呀！那裡有座「中國最北郵局」，我去過。但是最讓我感興趣的，還是這裡是著名小說家遲子建的出生地。那次，我到漠河，即使是7月尾了，可是天氣較涼，尤其夜晚，我們出去看夜空，藍天一片，清澈，星星佈滿天際，月亮明晃晃掛上高空，抬望眼，讓人心境寧謐安詳。

但更吸引我的，這裡是名家遲子建的舊居，當我在她家門前走過的時候，有一種親切感油然而生。不由得聯想起她的許多小說散文，只是子建應該不在，沒人引見，貿然闖進去，實有不速之客之嫌，只好過其門而不入了。那是2010年8月吧，回程經哈爾濱，歡迎晚宴後，遲子建接到我的電話，特地趕到酒店看我們，在咖啡座請喝冷飲聊天，音樂輕輕，哈爾濱晚上靜謐美好，不知夜之既深。

當初，還沒見到遲子建，但讀過她許多小說，對漠河充滿好奇，認為那兒是一塊冰天雪地的地方，為什麼會有這種印象？我也不甚了然。直到那年夏天腳踏漠河的土地，才真正感覺到，漠河也有夏天，也有春夏秋

# 漠河出了個遲子建

冬，也有風和日麗的日子。她的作品有長篇如《額爾古納河右岸》，也有中篇如《世界上所有的夜晚》，無論雄渾或者清新，都叫我心折。

隱約記得第一次見到遲子建，是她隨中國作協代表團訪港之時。似乎是在晚宴中客套了兩句，印象中她客氣。後來，她數次訪港，有一年，她成為香港浸會大學駐校作家，但我只在歡迎宴會上匆匆一見。接着她應邀成為香港大學駐校作家，接近到期內地前，她步下台階到中環，請我吃意大利菜，算是餞別吧，度過一個美好的夜晚。她在香港期間，還寫過與蕭紅有關的散文，大概她也實地考察過傳說聖士提反書院校園曾埋葬蕭紅部分骨灰的吧？眾所周知，她跟蕭紅一樣，來自黑龍江。

其實早在2004年4月，參加巴黎書展時，我們就在巴黎見過，不過當時所住的酒店不同，雖然近在咫尺。可是活動時也常碰頭，當中國駐法國大使館宴請中國作家代表團時，我和她還在大使館院落裡的梧桐樹下合影了一張相。記得開幕第一天，碰到遲子建和蘇童，靠在書展中國館擺着他們的書的書

攤上，蘇童對子建說，我們都在《香港文學》寫稿，不如我們寫「二重唱」啦！果然坐言起行，可惜，只合唱了一次，便沒有後續了。大概他倆都太忙的緣故吧。當時，我遲約子建去巴黎咖啡座，巴黎咖啡座世界有名，豈能不喝？已經約定了，豈知當時手機不通，沒辦法聯繫，咖啡座之約泡湯，雖然遺憾，也是時也命也，惟有慚愧抱歉而已。

是在第八次全國作家代表大會期間吧，我曾約她見面，但那時她正在外遊歷。之後我上她所住的酒店探望她，正好碰到張煒，三人便一起聊天，子建還是依舊的活潑開朗，張煒讚了一聲：陽光女孩！

後來聯繫少了，有時打電話也沒通。覺得她愈來愈忙，也終於沒有給《香港文學》稿件了，她太熟了，我也沒敢再去催稿。雖然如此，在我的認知中，覺得我們的友情恒常繼續。最近一次見到，是在第九次全國作家大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閉幕聯歡晚會上，赫然見到遲子建就坐在鄰座上。我們幾個趨前，和她寒暄幾句。並麻煩帶手機的朋友，給我們合影。畢竟相逢在這個晚會上，紀念的鏡頭值得留下。

